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
第四回 裴道人秘授真春丹 林公子巧合假庚帖

話說唐孝廉將賽兒庚帖寫出去後，遠近皆知是位女才子。那些富貴子弟全不照自己形相，是滿面的酒肉；也不量量自己材料，是滿肚皮的草包，央親倩友，做幾首歪詩、幾篇爛文字，訂作窗稿，尋個的當媒灼送到唐宅，一時絡繹不斷。賽兒大怒，都扯得粉碎，吩咐門上自後不許收接。鮑母道：「有個回法。但說不論門楣，不觀相貌，不考詩文，只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的，然後煩媒來說。」以此求親的皆敗興而返。忽一日，老家人來稟孝廉道：「有個廣東人，說是鮑太太的兄弟，在外要覓。」孝廉教請，報與鮑母，自己就迎出來。見此人生得清奇秀拔，悠悠然有凌霞之氣。邀進中堂，施禮坐定。孝廉道：「請教台字。」其人答道：「賤名航，字虛舟。家姊在府，極承優待，特來造謝。」孝廉道：「小女承令姊教育之恩，昊天罔極。」大家又敘些相慕相敬的話，老婢報：「鮑太太出來了。」孝廉遂避席。教家人忙忙備飯。鮑姑見是仙客裴航，已知來由，認了姊弟，附耳說了幾句，竟自別去。老家人挽留不及，令子小三兒尾其後，看寓在何處。孝廉從外進來，正埋怨老家人，小三兒喘吁吁的跑來道：「奇事奇事！適才緊隨著鮑爺出東關，到曠野無人處，忽地駕彩雲，飛向海上去了。」孝廉心中明白也是仙流，囑令家人不許傳出。進至內室，啟問鮑太太道：「正在備飯，為何令弟別去之速？」鮑母謝道：「他有正事，少不得日後還來。」

過了月餘，老家人傳道：「舅爺同個做媒的來了。」孝廉出迎時，見舅子與姓俞的舊相識，已進中門。延人坐下。舅子道：「俞親翁特來與甥女說親。是濟寧州林參政的三公子，與甥女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建生，今現在他母姨夫柏青庵家內。先請教了姊丈，好來進拜。」俞媒道：「參政林公，是濟寧州第一便家，今已應升布政，將次進京候補。其三公子，十二歲游庠，說是濟南第一個神童。文章詩賦，不假思索，動動筆就有的。而且音律技藝，無樣不精。這樣才子，正好配的淑女。是以特命晚生央著舅爺，先來通命。」隨打恭至地道：「謹候鈞旨。」孝廉道：「別樣不打緊，到是同時同日，卻難查考，尚容緩商。」俞媒又連連打恭道：「這個更真。三公子因八字奇異，誓要訪求年月日時相同的，然後配親。若訪問不得，甘心一世不娶。曾向著晚生道：若八字是真，才貌是不論的。老先生高明，豈不曉得柏青庵是個端方的名秀才。他令甥若不是真八字，豈肯與聞其事？」孝廉見他說得有理，遂進內述與鮑母。鮑母道：「許他罷了。」孝廉說：「我要請他會面，然後允他，何如？」鮑母道：「這也是老成見識。」孝廉出來，向俞媒道：「小女擇配甚難，親翁所素知。今老夫要親見一面，就可定了。」俞媒說：「這是容易的，待晚生就去傳示台命。」別不多時，俞媒復來說：「柏青庵即於明日率公子逕來叩謁面求了。」

孝廉遂備了酒筵，請了眾親。候至巳刻方到。孝廉迎進，眾親咸皆注目看林三公子生得何如。但見：面如傅粉，略有潘安之韻，且解風流；心只貪春，絕非宋玉之才，漫矜詞賦。炫服鮮衣，飄飄然骨肌瘦弱，曾號神童；金冠朱履，軒軒乎容止輕揚，可稱冶子。若說到笙簫音律果然真，試問他經史文章還有假。

孝廉遜進，與各親一一施禮。柏青庵首坐，林公子側席，各敘了幾句斗山松蘿的套話。香茗再進，青庵即便起辭。孝廉款留云：「正要請教林年兄佳詠。」青庵就坐下，命公子立起請題。孝廉想一想道：「即以中秋圓月為題何如？」姚襟丈道：「都是此夜誕生，極妙了。」林公子思索有半個時辰，寫於箋紙呈上。詩云：

嫦娥應愛晚妝新，掛出天邊月一輪。

好似玉台來下聘，彩雲相送少年人。

孝廉看了，遞與青庵暨眾親咸都看了，莫不贊揚。青庵打一恭道：「不敢斗膽，要求閨秀賜和一章，就是合璧聯珠，勝似千金百兩。」孝廉即命垂簾，放下桌案筆硯，請姑娘出來。老婢傳說：「姑娘問出來怎麼？」眾親都道：「要求佳詠一章。」老婢又傳道：「女子自有婦道，吟詠非其本質。」姚姨夫一想，當時我有這句話，莫非怪我？遂立起道：「待我去請甥女。」瞬息間，隱隱見簾內姍姍然到來。老婢道：「姑娘說不為禮了，快把詩稿傳來，不耐煩久坐哩。」舅舅就把原稿遞進，仍出就位，詩已和到，賽兒已自進去。青庵也驚呆了。公子寫的蠅頭小楷，賽兒是連行帶草，有銅錢的大字。青庵朗吟道：

八月嫦娥降世新，此心猶是抱冰輪。

漫雲玉杵裴航聘，那識瑤台第一人。

眾親都道：「真是棋逢敵手，天作之合。」青庵道：「舍甥向來敏捷，今日這詩頗遲，就算輸了，改日再請唱和罷。」正要揖別，酒筵已擺上來。青庵再三謙謝，只得就席，飲過數杯，然後告辭。與孝廉打一恭道：「小弟專候台命，覆知敝襟丈，以便擇吉納彩。」孝廉唯唯。送客完了，到內室問道：「吾兒看這公子是真是假？」賽兒道：「那有眼睛去看他。」鮑母道：「教他下聘就是了，若聘禮輕，是不成的。」孝廉大喜。

次早，俞媒同著兩個女媒到來。女媒進內，鮑母說：「親是允的，若使聘禮苟簡，立刻返璧，姑娘亦終身不字了。」女媒道：「這個自然，」吃了杯茶，即出來同了俞媒回到柏家。原來女媒中，有個青庵家的僕婦在內，也是個慣媒，教他來看看容貌的。那僕婦誇獎唐家姑娘，就是月裡嫦娥，海上觀音，也沒有這樣標緻。林公子聽了，幾乎發狂起來，遂跪求姨夫，寫了封懇切的書，當晚起身逕回濟寧去請問：濟寧與蒲台相隔著三四百里，林公子小小年紀，如何知道有個才女與他八字相仿的呢？其中卻有自然而然引導之人。孟氏云：「食色性也。」這位公子，就是第一個性中好色的。從小來穿衣洗臉，吃飯出恭，都要丫鬟服侍。十一、十二歲上，就偷了一個翠雲，一個紅香。自後不論好的醜的，都要嘗些滋味，因此上把身子弄壞了。父母只道是讀書心苦，延請名醫，修合紅鉛紫河車等丸藥，人參當做果子吃，也自支持不來。他常看小說上有採戰的法，就癡想要得此訣竅。一日，偶爾走到門首，見有個道者化齋。公子就問：「爾是何方來的？有甚奇方秘訣？說來我便齋你。」道人口誦四句云：

家在藍橋畔，誰知仙路長？

當年將玉杵，親自搗玄霜。

念畢回言：「我有三等道術。上等是脫胎換骨，白日昇天。次等是辟谷餐霞，延齡長壽。又次等是金丹採戰，夜御十女，永無泄漏。」公子心中喜極，遂道：「我要學你第三種道術，要得幾時工夫才有妙處？」道者說：「貧道非無故而來，本欲度你，何苦學此下等的呢？」公子道：「那人不要成仙，不要長生，管他則甚！」道者說：「這也罷了。但傳道不是輕易的，一要拜我為師，二要雞犬不聞的所在，三要煉九九八十一日。工夫煉成之後，再養三百六十五日，完了周天氣數，然後能終身如意。」公子道：「我都依得，僻靜地方也有。」就留住道人，奔向母親跟前嚷道：「有個活神仙來了，孩兒的病好了。」什麼九轉大還，開關坐功，說得天花亂墜。從來婦人是最愛少子的，又聽了靈丹治病的話，料無妨礙，就與參政說明，著幾個老成奴僕，隨從了公子，逕請道人到城外別墅。先封鎖了莊門，公子行過拜師之禮，然後次第傳授，如何禁鎖元陽，如何採取真陰，一一指明玄竅。用功九日，服金丹一粒。九九數完，公子覺道精神爽健，氣力充沛，大異平日。陽物偉岸，徹夜興舉。就是成了仙，也無此等快活。道人乃取素紙一幅，寫上四句隱語，飄然而去。是「要問瑤台，須向蒲台。聘下玉台，就上秦台」十六個字。公子全然不解其意。只因參政見他玄功有驗，將溫嶠玉台下聘，秦女築台吹簫故事，講解一遍，方知此內藏著姻緣在蒲台地方。又有極湊巧的機關：林參政的夫人，與柏青庵之妻為同胞姊妹，常常有人來往，傳說賽兒以八字擇配的緣故。公子想著自己的八字，只差得個時辰，可以哄得人的，就手舞足蹈，恨不得插翅飛到蒲台。所以參政也許令兒子前去，就是柏青庵，也認作八字相同的。在酒筵上，又把道人玉台下聘的話，寫在詩內，剛剛湊個合筭，林公就道是天作之合了。

回家之日，意氣揚揚，先自矜誇了多少的話，方取出青庵的書，與唱和的詩，遞上父親。參政看了，說：「這段姻緣，卻也甚奇。待我補了藩司之後，與他議親，更為好看。」公子跳將起來道：「柏姨夫已約定在歲內行聘，第一句就變了口，是不吉利的。

」參政道：「婚姻大事，我不在家，誰可主張？」老夫人道：「難道我就主張不得？備下聘禮，原打發孩兒自己前去。柏姨夫是個有名的正經人，有何料理不來呢？」參政道：「夫人之言甚是，待我再寫封書，逕托青庵。只是聘物也須酌定個數目。」夫人道：「相公如今是藩司，關著自己體面，不可因唐家是個孝廉，減省起來。說他家也是名臣之後哩。」參政道：「總比娶的兩房媳婦再加厚些就是了。」於是三千金付與夫人，選擇日起身進京去了。公子向著母親說：「這些須銀兩，照著大嫂子、二嫂子那樣的，也就娶回來了。柏姨夫說須得萬金才好。送了過去，仍然歸到我家，何苦做出恁般酸小的臭態，被人笑話。」夫人就加了三千，並私蓄的緞幣珠翠簪珥金寶之類，又值二千餘金。公子才喜喜歡歡，多帶著幾個家人，星夜來到蒲台。

青庵隨央媒送帖，按著六禮而行。擇於十二月十五日行聘，來春二月十五日成親。選個寅時，不露眾人眼目，將聘物送過唐門。是白金二千四百，黃金二百四十，珠翠簪珥、釵釧銀鐲、錦椅緞仔紗羅之類，又值二千餘金，折的牲果茶餅銀三百兩。孝廉見聘禮成個局面，因想女兒素好書卷，又沒有兒子，這些經籍古玩留著無用。因檢出監本《十三經》三十套、大板《資治通鑑》一部，漢玉鎮書蟠螭一對，通天犀如意一枝，又硯山端板，柴窯水盂，玉花尊，玉柄麈尾，棗板《淳化閣帖》，名人書畫之類，盡作回聘禮物。公子只讀幾篇時文，不知古書，全然不在他心上。到只怕這古董丈人，又要請酒做詩，露出醜來，不好看相，就預先僱了車兒，將這些東西捆載停當，然後同了柏青庵到門拜謝，以便逍遙而去。最是喜到十分，下聘不煩求玉杵；愁生一刻，飲漿未得見雲英。且看下回如何。